

## 第一章

18岁那年 平生第一次的夜行经历于我而言，一切都恍若梦中。经过一夜的颠簸，过黄河，经德州，越沧州，一路北上 晨光熹微 天光放亮的时候 已经抵达天津了。过了天津不远 就是廊坊。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观看沿路的风光，更不知道这一夜火车都经过了一些怎样的地方，反正一觉醒来 稀里糊涂 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在廊坊车站 我提着自己的包裹，下了车 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推动着 出了站 双脚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大脑还是一片空白。这儿和别的地方看起来却也并无二致，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车水马龙 如果不是车站广场上三个大字“廊坊站”如果不是地图册上清晰标志着像百足长虫一样蠕动的铁路线，1:10000 的比例尺测量出来的距离，和我因为席地坐了一夜麻木而火辣辣痛的屁股 我真的无法相信仅仅一夜之间 自己已经远隔千里 站在了遥远的异省他乡的土地上。尽管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家乡这

一事实，然而，在我的感觉中，这一切却是那么地不真实。就好像我只是无数次地离开家乡，到村外去玩耍或者到镇子上去上学一样，感觉是那样地普通不过的事情，我和故乡和生我育我 18 年之久的那片土地，在心灵上的距离是这样地近，天涯咫尺，我第一次真实地明白了这个词语的含义。

下了车，第一个不适应的感觉就是这里人们说的方言。我没有出过远门，又提着一个大大的包裹，站在广场上，一脸迷茫的神色，穿的衣服又是那样地不合时宜，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傻，当地人不用问，也可以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外地来的乡下人，土老冒。果然，我还只是刚刚四下里一打量，脑子里还没有想什么东西，几辆三轮车就涌了上来。“大哥，去哪儿，要不要送一下？”他们纷纷冲我兜揽生意，“坐车吧，便宜，保证送到。”他们都是三四十岁模样的成年人，管我这样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居然叫“大哥”，我当时就一愣，觉得这里的人们真是不可思议，和我们家乡那个地方真是天差地差，远了去了。这样想着，当时的形势，却也使我顾不得那么多，连多想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心里只是想如何摆脱他们。我于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也不说话，只是冲他们摆了摆手，便提起背包，向着前面大步流星地走去。他们果然便以为我是当地的，在这里工作，或是生活，都散开了，忙着去找别的生意。在人群稀疏下

来的一个角落，我放下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时候，正好一个中年汉子，蹬着一辆三轮车，刚刚下了客人，正向这儿转过来。我冲他招了一下手，他马上过来了。“师傅，您去哪儿？”我听了他这样称呼，倒是没有惊讶。因为这是我在火车上刚刚学来的，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必须要和对方打招呼，不管是男是女，是大是小，只要叫一声“师傅”，一准没错，看来这是在全国通用的称谓。我便说了我要去的地方。他没有听清楚。看来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我便又说了一遍。这是我自从在学校语文课上朗读课文之外，第二次在其他场合说普通话。第一次是昨天晚上在火车上，列车员过来查票的时候，问我到哪里，我简单地回答了：“北京。”只有两个字，却紧张出了一头汗水，声音小得也就是对方能勉强听见而已。现在胆子大多了，也能说出整句的话来。那人这次听明白了，点了点头，“10块钱。”他说。我吓了一跳，这么多钱，然而我又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的神色来，只是镇定自若地还价道：“8块。”其实我连我要去的地方在什么方向，离这里有多远都不知道，但我还是说道：“都是这价钱。”那人立刻答应了。

于是我便提着包上了车。人出了门，真是什么都新鲜，坐在车上，我忽然就想起以前只有在电视上，看到没有解放的时候，才有这种黄包车，谁知都现在了，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营生。我四下张望着，不由便有了一种地主老

财的感觉。而我的注意力马上又被他的一些职业化的动作所吸引住了。这些个蹬三轮的，他们在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都市中，一不用车铃，全凭口哨来提醒前面的路人；二不用车闸，需要停下来时只是将车链往大梁上一踩；还有就是他们在拐弯的时候，根本就不减速度，只是伸出手臂，示意自己要拐的方向，然后就忽地过去了，简直像是在表演一样。我看得都傻了眼。但还有更让我惊讶的，因为只是过了一个路口，不过二三百米，车子便停下了。

“到了。”那人说，一边下了车子。“这么近？”我愣愣地，这才知道自己这个“土老财”是被他耍了，虽然不情愿，也只好下来，掏了钱给他。人家挣的是苦力钱，接了钱就走了。我冲着他的背影看了半天，又转回头来，盯着自己跟前的大院打量，心里还在怀疑那人是不是随便找了一个什么地方，将我扔下完事。正好大院门口有几个人，我将信将疑地问了他们，果然是我要找的地方。我这才放了心。

既然已经来到了门口，事情便好办得多。这些人都是院里的，热心得很，问我找谁，什么关系。我说了要找的老乡的姓名，他们中果然有一个认识的，便帮忙去叫了。我就在门口等，和几个人聊天。一会儿，一个青年男子闻声出来了。他便是我的那位同乡。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我又比他小四五岁之多，不过，他还是认出了我，叫着我的小名。这使我感到一阵的亲切，果然是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他帮我拎着包，领我进了院子，拐了一

个弯，来到他住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集体宿舍，一共住了三四个人。我未及坐定，赶忙将他父亲口述，由我执笔的信拿出来，给他看了，又简单讲了我要到北京上学的情况。他于是点了点头，说：“这样吧，你今天在这里休息一天，明天早上，我送你到北京。”我答应了。他给我打来洗脸水，我简单洗了几把，这便在他的床上睡下来。也许是在外地见到了亲人，也许是一夜都没有睡好的缘故，反正，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地方，在这片素昧平生的土地上，我很快睡了过去。睡得很踏实，连梦都没有做一个。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同乡又给我打了一盆水洗脸，然后便叫我说吃饭。我跟着他来到厨房，这才发现大家坐了一桌子，约有七八个人的样子，男女都有，他们和我的同乡一样，都是在这里负责做饭，也就是厨师。我坐下了，他们对我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有的问路上坐火车的感受，有的只是给我夹菜，简直令我感动得不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在外面漂泊的青年人，还不能水乳交融地溶入他们之中。但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那份关怀备至、淳朴真诚的情感。我说普通话不准，他们中也没有谁嘲笑我。吃完了饭，大家各自散去了，我的同乡便带着我在院子里转了一会儿。原来，这儿是北京一个气功培训班在廊坊的一个站，这一期班上共有三十多个学员，大家两个一间屋子，晚上正是练功时间，每个屋子都静悄悄的。我不敢打扰他们。一会儿，回了宿舍，我看了会儿书，便又早

早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不到，我就被我的那位同乡叫了起来。我匆匆洗了把脸，收拾好包裹，本来想和大家打招呼的，因为时间太早，大家都还在梦乡之中，也就罢了。我们出来后，搭了一辆三轮车，直奔火车站。我的同乡过去买了两张到北京的车票，我们便在站台候车。大约半个小时不到，我们要坐的车便到了。我们随便找了一节车厢，上了车，人员很满，没有坐位，我们便站着。火车在廊坊车站只停了三分钟，便又开动了。

直到此时，我才有机会仔细来看火车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感觉火车开得也不是很快，一座座的大型现代化工厂，浓烟滚滚，厂房一排一排，火车很快出了郊区，一条条的河流，一架架的铁路桥，路边沟中是没人高的野草，倒是有点荒凉的味道。我在夜间的时候，看不清楚这一切，还以为火车经过一个个的城市，一直都是在霓虹闪烁，高楼林立中穿行而过呢。原来不是这样的，现在，火车在华北大地上平稳地行驶着，村庄，田地，池塘，庄稼，都在窗外一闪而过，不远的地方就是国道，长长的公路线蜿蜒绵长，各种各样的车辆在飞速奔驰，但是极少有能和火车一样保持向前的速度的。我看着，看着，不免为火车有这样一种惊人的速度而吃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载着上千的旅客，一吨吨的货物，在窄窄的两条轨道上，竟然能够驶出这样的速度，现代工业的进步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而

想到我从今以后就要到都市中，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更加全面地接触这种现代文明，并且将越来越广泛地，最终从四面八方被它包围，无所逃避，我不由地感到了一种惶然无助的感觉。

就这样，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地，一个半小时过去，北京到了！列车广播室正在播放一组轻松欢快的旋律，一个明亮优美的女中音在背景音乐里介绍着：“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不由得一阵激动。北京，这是十三亿人民心中的北京，更是无数的人追梦的地方。北京，只有一个，然而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每个人又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还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翻开语文课本，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时候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没有谁敢奢望自己将来能够有一天真的来到北京，亲眼看一看天安门，但是，我们的心灵中，又都藏着怎样斑斓的梦想和多少的渴望啊！有一首儿歌最能反映我们的这种心情：“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叫我吃饺子，我还没长牙。”幼稚的天真是多么可笑啊，也许小小的孩童那时候大家都还只是贪玩，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国主义，对伟大祖国和首都也说不上有怎样的憧憬之情。然而，种子毕竟还是埋下了。现在想起来，正是那时，少不更事的幻想式的梦，才使得北京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那么亲切，那么美丽，充满着说不出的诗意，就像逝去的岁月，流逝

的童年一样令我久久挂怀。

啊，北京，我来了。在经历了一天两夜，经历了漫漫千里的跋涉，在经过十八年之久的人生岁月，五千多个日日夜夜后，我终于抵达了你。

我和我的同乡随着人流来到车门口，这时候火车已经进了丰台车站，广播里播音员正在深情地和大家告别，车厢内响起了悠扬抒情的旋律，大家都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做好准备。我和同乡在丰台车站下了车。

通过长长的地下通道，出了检票口，我迫不及待地睁大眼睛，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这座城市来。熙攘的人流，喧嚣的车辆，生平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站在北京的街道上，在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如草芥，如蚂蚁，然而我的心中不免又有一点隐约的失望。北京，这是国家的首都，是古老的皇城，正所谓天子脚下，九五之尊。在我的想象里，这儿虽然不至于说是遍地黄金，但既然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总该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一样，高楼大厦莽莽苍苍，俊男靓女，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才是。而事实上我下了车，第一眼看到的北京并不是这样的。我看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市。不，甚至都称不上是城市。因为这儿的一切实在是太陈旧了，不太宽颠簸不平的马路，两旁是一排排的平房，楼房也都是黑乎乎的，落满了尘土，并不能给人现代化的都市感受。人们的穿着也大都普通，

俊男靓女倒是不少，然而却也不如电视上看到的那样衣着新潮、时尚。北京是这样一个古老而平民化的老城市，除了车多、人多，它没有给我留下其他的印象。我把我的这一感受大致和同乡讲了，他听完便笑了。他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两三年，了解这里自然要比我初来乍到详细得多，也深刻得多。他说：“北京不是你一眼就能看透的地方。它的历史太悠久了，元、明、清遗留下来的，沉淀下来的，那么多东西你如果要仔细一琢磨，深去了。”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北京方言，“琢磨”、“深去了”只有当地老北京才这样说。我似懂非懂地问道：“可是这个地方怎么瞧着破破烂烂的，还比不上咱们家乡的青岛呢！”这你就不懂了吧，”他得意地冲我一笑，说道：“老北京，又叫做四九城，有一种说法，叫做‘北贫南贱，东富西贵’，咱们现在所处的丰台区，在老北京就是南城，都是些干苦力、扛大包、给人家养骡子养马、运煤送柴倒垃圾，等等，这样的地方，还能好了去，这就叫‘南贱’。”是吗？我听他这么一说，马上觉得北京有点意思了，“还有这事儿？”那是，”我的同乡在我跟前，可算是一个地道的北京通了，他一边说，一边给我解释，“要不怎么说北京大呢，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级界限，包准儿乱不了。就说北城吧，为什么叫‘贫’呢，因为在那儿的都是农民，菜农，大棚，蔬菜，还有种稻子的；东城可就不一样了，那儿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

有外国人的使馆区 加在一起 那还了得 大饭店、大酒店 大商场 除了这 没有别的 那能不称得上一个‘富’字吗 说到西城 那更不用说了 钓鱼台 中南海 那是什么地方 都是国家领导人住的 不是有个笑话吗 在那个地方 如果从楼上掉下来一块板砖 砸了四个人 其中便有三个局长，剩下一个差点儿意思，还是个副局长呢，这样的地方 当然要算是‘贵’啦！”

我不由被他逗得笑了起来。正说着，我们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正好一辆公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车上的人可真够挤的，大部分人都站着。我们也在靠近后门的地方站好了。我同乡问了售票员，到我要去的电影学院到哪儿下车。“海淀，再换一趟车就到。”售票员说。一元钱，我要掏钱买票，被我的同乡挡住了。他买了票，我们站了一会儿，后来到了下一站，有人下车，正好有两个座位，我们便坐下了。起初我还以为转眼就到，后来走了一站又一站，还是不到，我便转移了注意力，观看起车内的情况来。这是我第一次坐北京的公交车，自然是样样觉得新鲜。首先是售票员，他们的素质明显要比我们那里的高出一截，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报站，介绍，答乘客问，处处透出首都人的大气，宽容。北京人和其他城市人不同，上海人，广州人，西安人，多少都有点排外，只有北京不同，他们是天子脚下，见多识广，各种各样的人，城里人，乡下人，中国人，外国人，什

么没见过。世面见大了，什么样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他们也都能接受。这一点，我早在乡下的时候就听说过。现在，亲临其境，果然如此。车上的人这么多，大部分是北京的，而外地人却也不少，从他们的穿着上和说话中，就能听出来。可是，他们的存在并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外地口音也好，土里土气的衣着也好，没有谁回过头去特地看一眼，他们是那么默默地、平静地接受了大量外地人涌入北京这一事实。这在别的城市一定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或者至少也要将这当做一种现象来加以议论，北京却不同。他们是皇城根儿下长大的，一代一代，一辈一辈，见惯了历史的兴衰，王朝的更迭，权力的交替，而且，由于他们是置身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感同身受，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们更多了一种处事不惊、阅尽沧桑后的平静，他们在看待我们这些外来人时候，也就更能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外地人当然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种种不便，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表示，在车上，在街道上，他们被侵犯时，大多时候只是默默地看对方一眼，实在忍不住了，最多也只是说一句：“这些外地人——”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在坐车过程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站，都会有人下去，有人上来。我在惊诧于北京的人这么多的同时，还发现上车的人中，有

很多是不买票的。他们显然大多是北京人，上了车，很随意的那么一站，或者坐一二站，或者三四站，然后便下去了。他们将出门坐车这样的事情看做是那么随便，好像一出门，就要坐车，串门、走亲戚、上街买衣服、买菜，事无大小，这种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仿佛吃喝拉撒一样，天然生成，没有任何的意识在支配。他们又都是习惯出门使用一种叫做“月票”的东西。有了这玩意儿，上下车不用买票，拿着冲售票员一晃就行，方便得很，又省钱。在我们乡下可就不同了，一年之中，难得出几次门，也不过都是在方圆十几里地，骑自行车，一半天就到了。如果要去一个地方，非坐车不可，那可就是一件大事了。得提前准备好几天，带足了钱，做好出远门的准备。看来在这一点上，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真的有很大不同。

坐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海淀。我们下了车，稍微喘息了一会儿。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电话号码，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我问她从海淀到学校怎么走，她告诉说，我们走错了，学校虽然在海淀区，但不是在海淀，而是在蓟门桥，她然后说了一路公共汽车，并说了那一站的站名，我道了谢，便挂断了。弄清路线，我们于是又坐车。这次距离倒不是很远，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远远的，“北京电影学院”几个大字熠熠生辉，闪耀夺目。

“到了！”我的那位同乡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到了。”我激动地说。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就像一个受尽苦难的孩子，好容易见到了亲人一样，满腹的辛酸，一肚子的委屈，都化为了晶莹的泪水，只是在眼眶里打转。我几乎是贪婪地、迫不及待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恨不得马上冲进学校去报到。但是，我的同乡提醒了我：“好了，我该回去了。”我这才回过神来，连忙对他说：“真是多谢你了！”他笑了，冲我道：“老乡嘛，说什么谢不谢的。”他便要走，说是要赶下午的车回廊坊。他一提到时间，我忽然注意到，原来时候已经不早，竟然中午了。我赶紧挽留他，说：“要不，一起找地方吃个饭，然后再走吧？”他看了看表，说：“也好，反正现在你去学校，也找不到人。”我们便在学校附近的街道上找了一家小饭馆。正是中午吃饭时间，里面的人很多，热热闹闹，生意很是红火。我们坐下了，点了几个凉菜，每人要了一瓶啤酒，吃喝起来。

学校已经找到，我放心了不少。我的那位同乡将我顺利送到，总算不负父亲所托，心里也是如释重负。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了。我们的聊天因此便显得轻松起来。“你初来北京，一个人可不大容易。”他说。“是”我说。“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他又说。我点了点头。他便又给我讲起北京来。“知道这地方是哪儿吗？”他问。“蓟门桥啊。”我说。“知道这儿最有

名的是什么？”他又问。我摇了摇头。“不知道了吧，‘蓟门烟树’有名的‘燕京八景’之一，他耐心地给我解释，“‘燕京’就是老北京，‘燕京八景’指的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八处风景名胜，这儿是‘蓟门烟树’，还有‘琼岛春阴’说的是北海公园；‘西山晴雪’是指香山；‘太液秋风’指中南海；‘卢沟晓月’指卢沟桥；‘玉泉趵突’指的是玉泉山；‘居庸叠翠’指居庸关，还有一景是‘金台夕照’，据说在关东店一带，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如数家珍，一一给我讲着。讲完了，意犹未尽，又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些都是书本上的，人人都知道，不过，还有书上没有的 比如说‘北京四大傻’你都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四大傻’？”我摇了摇头，“从来没有听说过，都是什么？”他喝了口酒，故意卖了个关子，住了一会儿，这才说道：“这些都是民间流传的，叫做‘购物去燕莎，吃饭点龙虾，下班就回家，小姐留电话。’”

他这几句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噗嗤”笑了起来。这顿饭，我们就是这样吃着，喝着，笑着，说着，不亦乐乎。最后，总算是吃完了，我那位同乡招手叫来了服务员，“小姐，买单。”我抢着要付钱，被他挡住了。“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就算是我为你洗尘接风，”他说，“下回，我再来就是客人了，你那时候再尽地主之谊不迟。”我答应了，他付了钱，我们从饭馆出来。他便告辞说：“好吧，你去学校吧，我该回

去了。”那好，”我说，此时此刻，我的一颗心早飞到了学校，也就没有心情再顾上和他说什么，“真是麻烦你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见。”他点了点头，“再见，有事来廊坊找我。”他冲我挥了挥手，然后便走了，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我背起行李，也大踏步向着学校的门口走去。我在北京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生命中新的一页从此翻开。

## 第二章

我在这个下午向着电影学院的大门口走过去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无数的憧憬和幻想。正是下午 1 点半多钟到 2 点钟之间，下午的课马上就要开始，各个系、各个班的学生陆续来到了学校他们大多在十八九、二十来岁，青春亮丽，风采逼人，又都是艺术院校的，气质、打扮和一般的年轻人当然不同。更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表演系的，男的身材都在一米八零左右，英俊潇洒；女的则基本都是在 一米六五以上，妩媚动人。还有一桩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暗暗羡慕不已的，就是他们中一对一对，多的是情侣，成双成对，结伴而来，然而并不避人耳目，光天化日之下，就那么挽着胳膊，搂着腰，大大方方地从校门走进来。北京就是北京，国际大都市，这儿的风气如此开放，着实让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小子大大开了一回眼界。我是多么地羡慕他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青春年华，能够有这样一个自由挥洒、尽情享受的机会，真的和电影电视中演的一模一

样。在此之前，我还以为那都是导演们胡乱编出来的，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样的情景，而且，我离这样的生活是那样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我是何其幸运，我对自己说，我看到了，就要靠近他们，加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生活的一部分。

我激动地想着，好久，好久，直到他们差不多都进了学校，上课的时间到了，我这才匆匆忙忙地背着包，向大门里面走去。突然，一个门卫走了上来：“对不起，”他说，“请走那边。”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自己是走错了大门，这儿是进出汽车的地方，旁边的小门才是行人和自行车通道。我冲他抱歉地笑了一下，便来到旁边。刚刚走进去，传达室里面就有一个中年男子追了出来。“你找谁？”他问，“请过来登记一下。”

我冲他摆了摆手，说：“不用了，我就是这里的学生，来报到的。”我说完就又要往里走，没想到，他更不放过我了：“学生，哪个系的？”他来到我跟前，怀疑地打量着我，“有学生证吗？学号是多少？”这两个问题突如其来，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既没有学生证，更谈不上有什么学号了，于是，我只好耐心地向他解释，说：“我是刚刚来报到的，是影视文学系，编辑编剧专业。噢——”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在欺骗他，我从背包里掏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说道：“我可不是冒充，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看了一眼，却突然打断了我：“你这个是函授班，算不得数，有证件